

高等教育学博士论著精选系列

王建华◎著

高等教育学^的 建构

GAODENG JIAOYUXUE
DE
JIANGOU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学博士论著精选系列

王建华◎著

高等教育学的 建构

GAODENG JIAOYUXUE
DE
JIANGOU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等教育学的建构/王建华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10

(高等教育学博士论著精选系列)

ISBN 978 - 7 - 5361 - 3853 - 7

I. 高… II. 王… III. 高等教育学 - 研究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008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500 电话: (020) 87553335
	http://www.gdgjs.com.cn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 ~ 2 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据我所知，高等教育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可以作为一门学科之争，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当时对中国并无影响。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建，就是作为一门新学科建制的。直到80年代，由于引进了德罗塞尔（Paul L. Dressel）和马休（Lemis B. Mayhew，一译为梅赫）的《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而波及中国，当时在厦门大学高教所研究生中就有一场没有结论的争论。在此之后，1992年5月在厦门大学高教所召开的有美国知名比较高等教育家阿尔特巴赫和他的中国留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周南照副所长参加的“全国第一届比较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又一次讨论高等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大家同意周南照的提法，即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为了推动这一学科走向成熟，同年12月在厦门大学高教所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筹备会议上，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1993年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成立后，又以学科建设为主题连续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学术年会，讨论如何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直到1997年第四届学术年会召开时，认识到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不能脱离火热的现实问题研究，才从以学科建设为主题转向以现实问题研究为重点，但仍有一段时间，保留一个人数较少的学科建设小型讨论会，讨论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等问题。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一直就是沿着两条并行而有所交叉的轨道前进。一条是学科建设，一条是现实问题研究。两

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学科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需要不断地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汲取新的知识源泉，并在运用中获得实践的检验；现实问题的研究，必须以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为依据，而不能只凭就事论事的经验之谈。学科建设从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抽象、概括教育规律，而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要运用教育规律。同理，作为一门学科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优点；两条轨道并行而有所交叉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实际。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问题层出不穷：微观的，宏观的；特殊的，一般的；从教学问题到管理问题；从具体的校院研究到全国的、世界的一般发展趋势的预测；如此等等。因而吸引更多的研究工作者关注现实问题研究，这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对来说，学科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研究，必须专心致志，深思熟虑，甘于寂寞，愿坐冷板凳。人数不必太多，但不应被挤于边缘。

近年来，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面临转制、创新，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太多，在有限的时间中，我是被一个又一个的现实问题推着走的，除了主编过《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一书外，对于基本理论研究，已经无所作为。只能期望于理论基础较为深厚的中青年学者，同时组织几位博士生以学科建设为博士论文选题。王建华博士就是其中最最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之一。

王建华攻读博士学位之后，在人文、社科学术条件很好的南京师范大学专心从事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从追逐西方各种风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到登上一定高度评论某些西方理论的得失而不为所囿，抒发自己的见解而言之成理。在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上，有许多深邃的创新见解，文章散见于重要的理论刊物上。这本《高等教育学的建构》就是在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分之成

篇，合之粗成体系。全书主旨在论证高等教育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可能发展成为一门超越教育学分支学科、跨越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并且力图以人性假设为前提，以“高深学问”为基础，构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对理念的树立、学科的建制、历史的演进、方法和运用……逐步展开。全书着重概念的辨析，通过许多关键性的概念辨析，层层剥茧，最终在于证明高等教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并非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在复杂多样的问题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本质的关系。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指出的：“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161）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存在一门综合性的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的任务是探索高等教育问题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关系的规律。

当然，作为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不可能也不必要在一本专著中得出完满的结论。我对全书的主旨完全持肯定的态度，但对于个别观点及其论证，有所保留。例如，以“高深学问这一传统的大学价值追求”作为高等教育学的基础，对与时俱进的大众化、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是否具有普适性，存在疑义。在学术研究上，疑义相与析，我想是有益的，它能引导研究的深化。希望这本专著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争论，从而不断地推动作者与读者深入辨析。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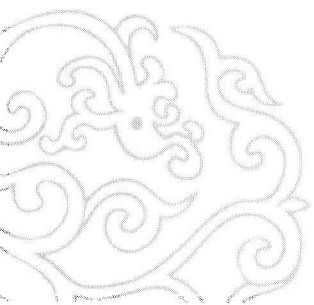
潘懋元

2009年1月31日



布莱恩·麦基在《思想家：与五十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中指出：“要把学生引入哲学大门，有三种方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尝试。一是让他们阅读某部公认的经典，在适当的时候再读另外一部，如此等等。一是让他们集中思考哲学中的一个恒久的问题，并比较不同哲学家对此问题的不同表述，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其他问题。第三个方法是让他们学习哲学史，这样他们既遭遇了问题，又熟悉按编年史顺序出现的每个哲学家的著作。这三种方法可以简略地称为：著作、问题与历史。”

其实，何止哲学，其他学科的入门之路不也同样如此吗？



目 录

导论 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	(1)
---------------------	-----

上篇 高等教育学

第一章 知性人：高等教育学的一种人性假设	(17)
第一节 教育学的人性假设	(18)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学科视域中人的构成与特质	(20)
第三节 知性人假设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	(25)
第二章 高深学问：高等教育学学科合法性的基础	(30)
第一节 学科、合法性及学科合法性	(31)
第二节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	(37)
第三节 以高深学问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学 ——兼论高等教育学的概念体系	(43)
第三章 学科：作为知识体系	(49)
第一节 课程：高深学问的一种具体形态	(50)
第二节 专业：连接高深学问与社会需要的中介	(56)
第三节 学科、课程与专业建设的相关性	(62)
第四章 学科：作为组织建制	(67)
第一节 学科、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	(67)
第二节 作为学科组织建制的大学及其院系	(71)
第三节 学科制度化的危机	(87)
第五章 大学理念：发展高深学问的信仰	(92)
第一节 大学自治	(93)
第二节 学术自由	(100)
第三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大学理念的新观点	(117)
第六章 大学制度：发展高深学问的保障	(120)
第一节 观念制度	(122)
第二节 中介制度	(125)
第三节 大学制度与大学人	(131)

第七章 高等教育：高深学问的宏观建制	(140)
第一节 大学的传承	(141)
第二节 大学的边界	(147)
第三节 从大学到高等教育	(159)

下篇 元高等教育学

第八章 作为一个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与作为一门学科的 高等教育学	(171)
第一节 学科、领域与大学建制	(172)
第二节 大学与学科规训——以教育学为例	(183)
第三节 学科观念变迁与高等教育学的演进	(197)
第九章 从作为分支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到作为独立学科的 高等教育学	(207)
第一节 学前教育学、普通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 ...	(208)
第二节 教育学的统一与作为分支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消解	(216)
第三节 作为独立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来自妇女学的启示	(224)
第十章 科际整合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237)
第一节 大学与学科	(238)
第二节 学科与科际整合	(241)
第三节 科际整合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247)
第四节 学科建设新思维	(251)
结束语 高等教育学的想象力	(268)
主要参考文献	(287)
后 记	(296)

导论 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①

“学科规训的核心是要在知识和权力/私利之间建立某种固定的、内在的联系。渲染知识的客观性，在分层社会其目的就在于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以便以‘客观知识’为名兜售‘行政真理’。在这里，实际上是由行政真理做了客观知识的度量器。所谓‘行政真理’是指用以确立它们所炮制的东西的当前价值的那些意识形态或法令。”^②

关于高等教育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历来争议颇多。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选择。比如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就被设置为高等教育学，而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则以院校研究与政策研究为基础，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若要比较中美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研究模式，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高等教育研究水平的高低与称之为研究领域还是学科关系不大，称之为“学科”的并不一定比称之为“研究领域”的发达，甚至于相反。原因就在于，在今天一种学术研究称之为“学科”或称之为“研究领域”更多的是由各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主要是学科专业制度）甚至于学术的“政治体制”决定，即大学组织建制的合法性基础（认识论的、政治论的，抑或经济论的）是什么，而与该研究领域的成熟程度关系不大。

① “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在汉语里似有歧义。汉语中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往往比较固定。“高等教育”多指一项活动、事业或行业（事实上“高等教育”的含义远不止这些），与“学科”似乎扯不上关系。人们比较习惯的表述是“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但这一用法同样存在逻辑问题，如果“高等教育学”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再论述其作为一门学科还有意义吗？这种表述如果不是前后矛盾也很可能是同意反复。对比两种表述，前一种表述可以解释和共享的空间更大，在英语里“higher 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的表述较之“the pedagogy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discipline”也更有解释力。简言之，在本书中“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其旨趣在于阐明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可以选择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性学科和跨学科学科。

② 康永久. 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21.

一、学科的真实含义

在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汉语语境中，学科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但其含义却不明确，学科、专业以及学科专业经常相互混用。再加之，汉语里“学”字有学科的含义，学者著书立说之时又有使用“学”字的偏好，以至于在学术界，以“某某学”冠名的著作，便往往被等同于一门学科，某人写了以“某某学”为名的书，便等于“开创”了某个学科，而实际上二者虽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至少也是大相径庭。要想准确理解学科的真实含义，一是要从词源学上进行考证，二是应结合学科制度化的历史进行说明。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学科”的字源探究显示出它种种意义的历史衍化，多数能够为它立下确实定义。该词“源自一印欧字根。古拉丁文 disciplina 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军纪）之义”。乔塞（Chaucer）时代（1340—1400）的英文 discipline 指各门知识，尤其是医学、法律和神学这些新兴大学里的“高等部门”。据《牛津英语字典》，discipline（学科/规训）为门徒和学者所属，而教义（doctrine）则为博士和教师所有^①。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学科的最初概念与学习者有密切关系。学科（disciplin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动词“学习”（discere），以及从它派生出来的名词“学习者”（discipulus）。今天在英语语境中，discipline 具有多重而又相关的含义。翻译成汉语大致包括：学科、学术领域、课程、纪律、严格的训练、规范准则、戒律、约束以至熏陶等。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能够包含如此丰富的含义，并与之一一对应。近年来，由 discipline 还引申产生了 disciplinary 和 disciplinarity 这两个新词。国内一般将其翻译为“学科规训制度”或“学科规训”等，以包含学科、规训、建制等内涵。

我们知道，知识的分门别类由来已久，但“一门知识”的含义自古典时代伊始已有根本改变。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直到欧洲中世纪开始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有系统的学术课程规划，人文科学的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学科才开始相对地分离出来。正是在这些分类日益巩固的基础上，才出现了后来的中世纪大学。当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和丰富了这种知识的分门别类，并最终完善了“学科”的概念，凸显了其蕴含的规训含义。中世纪大学以后，在英语里，“学科”（discipline）一词就既有知识类别的含义，又有制度、建制、规训的含义。简单地讲，学科就其本意而言，除了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之外，还意味着一种制度，一种建制、一种规训方式。历史实践证

^① 沙姆韦，梅瑟-达维多。学科规训制度导论 [A]//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 [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3.



明,“19世纪现代学科的涌现,全赖17和18世纪新建制和新践行的发展”^①。

根据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学科的制度化主要是指学科训练制度化和研究制度化。就社会科学的训练制度化而言,在1850年到1945年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以“社会科学”命名的知识领域。其具体步骤是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相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后可以取得某一学科的学位,从而就完成了训练的制度化;社会科学研究制度化是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而实现的,如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种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②。按照陈振明的说法,“所谓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其以大学教学的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③。由此不难看出,学科制度化大致包括几个相关的层面,即研究、培训、教学及相关的社会建制与基金资助等。概括起来,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两个层面,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学科。所谓学科制度(亦有学者称之为学科内在制度),主要指学科规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所谓学科建制(亦有学者称之为学科外在制度),主要指大学内外部组织机构层面的东西。参照学科的原生含义以及学科制度化的历史经验,学科应包含学科制度与学科建制两层内涵。换言之,一个领域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大致取决于以下标准:①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②学科代表人物;③学科经典著作;④大学里相应的组织建制;⑤学科专业出版物;⑥研究基金;⑦专业研究者;⑧培养研究生的相关课程组合;⑨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以上标准只是经验性的,其根基在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学科制度化进程,即现代社会科学形成(学科制度化)的过程。

二、学科视野中的高等教育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能不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争论很多,主流的声音倾

① 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 [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5.

② 华勒斯坦. 开放社会科学 [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31-32.

③ 陈振明.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J]. 学术月刊, 1999 (11): 43.



向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或无法形成独立的学术性学科。不过，尽管如此，学者们将高等教育建设成独立的学术性学科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概括而言，目前在“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这一问题上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看法（倾向）：①从长远来看，一门高深学问从研究领域走向学科有其必然性、规律性。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当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走向成熟之时，也就是其学科独立开始之日。②高等教育不可能也不适宜作为一门学科，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高等教育的研究也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知识及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③在当今学科大爆炸的时代，学科标准已经降低，学科的内涵已经泛化，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是当然的，因为它已拥有自己确定的研究对象、专业研究队伍以及大学里相应的组织建制。④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不是一种必然，但至少是一种选择，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就目前而言，由于多学科、跨学科、科际整合思潮的兴起以及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等新范式的出现，19世纪兴起的学科制度化思潮的影响已经有所减弱，学科不再是知识生产、传播的唯一范式，也不再是大学组织建制的唯一合法性基础。“‘学科’这一术语不仅专门用来描述知识的主要领域（传统上是由某些共同的理论和方法主体来界定），而且也指称新出现的研究领域（最初被理解为跨学科领域，但经过一段时间后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性）。”^①以文化研究为例，正如雷丁斯所言：“当文化不再是大学里的知识所赖以组织的内在原则，而成为众多客体中的一个的话，就会出现文化研究。”“冲出学府的樊篱的愿望是一种结构上根植于学府樊篱之内的愿望。因此，我们必须理解，文化研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文化不再是大学的激活原则，因为文化变成了一种研究对象，一门学科，而不是一种无学科的概念。”^②由此观之，随着一种新的学科范式的出现，大学里的组织建制开始超越原有经典社会科学学科的局限，从而也为一些研究领域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组织空间。随着学科不断祛魅，大学与学科之间的线性关系已经被打破。一方面大量自诩为“学科”的并未获得大学的组织建制，相反另一些称之为研究领域的却长期存在于大学之中。就高等教育而言，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以研究领域的形式就长期存在于大学之中，大规模的发展主要是在“二战”以后；按阿特巴赫的看法：“一种新的学术专业即高等教育学已

① 乌尔里希·泰希勒. 高等教育研究：一个多学科研究的案例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3 (1): 2.

② 比尔·雷丁斯. 废墟中的大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4, 87-88.



经发展起来,其目的就是服务于这一新的专业领域的人才需求。目前美国大学中约有百所大学设立了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些高等教育学专业的学生,一边学习高等教育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一边研究大学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传统。高等教育管理的专业实践训练,从大学财政管理方面的实践到学生事务管理方面的实践,都是美国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讲座、研究刊物和专业组织。”^① 而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研究以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身份,即高等教育学的形式获得了大学里的组织建制(高教所)。那么,如何看待以及正确认识这种学术研究的现象呢?对此现象,即高等教育是不是学科或可不可以作为一门学科,我们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应参照学科制度化的标准以及历史经验来做具体分析——称之为学科的未必真是学科,不称之为学科的未必真的不是学科。

在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研究以院校研究和政策研究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情况大为不同。高等教育学在我国作为一门通过行政设置而产生的二级学科,以学科的名义获得了相应的组织建制。作为一种行政权力或行政职能,学科设置只是在一些计划经济的或高等教育集权管理的国家才有。学科设置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或政治行为,与学科自身的学术合法性关系不大。在我国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上集权管理的需要与操作的便利,政府部门经常直接设置学科,而不考虑或较少考虑该学科的学术合法性、合理性问题。在我国这种特殊体制下,学科设置或设置学科(包括今天愈演愈烈的硕士点、博士点申报等均与此种体制相关)成为在大学增加相应建制与人员编制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权力指向的学科设置与学科的本义相去甚远。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根本没有学科设置的权力,更不存在起强制作用的学科专业目录。大学里的组织建制基本上由大学自己决定。新知识的进入、新课程的开设、新学科的成立(尤其是以新学科来命名相关的学科、系、所或讲座等),大学自身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对于这一点,从学科在西方的起源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文件、政策不能干预学术的判断(当然,学术界或学者也有责任坚持知识学的原则,谨慎对待把政府的文件、政策甚至领导人的讲话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依据。这方面我国学术界的问题很多,很多时候,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政府的相关规定就是有些学者最有力的学术依据。在这些学者的手中,学术研究最终变成了党和政府相关政策的注脚)。学科标准的制定更多的是学术界的事情,政府如果越俎代

^① 菲利浦·G·阿特巴赫,等. 为美国高等教育辩护 [C].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20.

庖,学科也就失去了其本义。当然,这样讲也不是要完全排斥政府在大学学科发展中的作用,政府在大学学科发展中的作用也并非总是消极的。历史上,无论是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新兴的美国,大学都曾经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之下,才打开尘封的大门,引入新知识、新学科,并进一步走出象牙塔、超越象牙塔,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轴心机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学与政府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必须有适当的界线,保持必要的张力。如果学术与政治不分,政府统领了大学,大学成了国家的影子,这时再来讨论学科不学科的问题,学术意义不是很大。今天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虽然已被政府设置为学科,即高等教育学,但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科还相差很远。我国虽然设置了高等教育学,但其学科制度化进程比称之为“研究领域”的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化进程恐怕还要更为漫长。原因在于,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很落后,缺少代表性的人物与经典性的著作,也缺少权威的期刊、专门化的出版机构与完善的图书资料收藏制度,更缺少著名的研究机构与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

最后,如果能够暂时搁置学科与领域之间的无谓争论,将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现象,将“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诉求的话,那么参照关于学科制度化的9条标准,可以认为,“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化已处在进程之中,并已在不多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大部分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在学科代表人物、经典著作、大学里相应的组织建制、专业出版物、研究基金、专业研究者、培养研究生的相关课程组合等方面已无太大的问题。现在所欠缺的就是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①关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若进一步分解,大致包括学科研究对象的建构、学科内涵的确立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几个部分。以此为出发点,未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

^① 此一任务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而是一项长期的,甚至于永恒的任务。因为,学科建设本身就是永恒的。直到今天,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如管理学,也同样面临此种困惑。如有些学者所言,“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经历了近百年发展的管理学至今还谈不上成熟的学科,它存在着诸多的缺憾”。“迄今为止,管理学没有建成完整的概念构架,甚至连基本的理论假设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管理学没有形成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假定前提,也就很难建立起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主流理论体系和研究规范。”“迄今为止,管理学的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经验对象的描述阶段。没有统一明确的研究对象,也就难以形成能够反映管理活动过程和职能的共同的和一般的管理范畴,难以建立起由理论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及研究规范。”(参见章迪诚. 管理学的缺憾 [N]. 光明日报, 2002-09-17, B4 版.) 由此观之,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亦绝不可操之过急,而应注意不断积累知识,否则“欲速则不达”。



的高等教育研究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的学科制度化都将面临以下三个相关的命题，即科学地建构本学科的研究对象、重新定义本学科的学科内涵、重构学科的理论体系。

三、高等教育学的重新定义

上面参照学科制度化标准，认为“二战”以来，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处在学科制度化的进程当中，而且取得可喜成绩。并指出，与传统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相比，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是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化进程中的最后任务，也是最大的任务。未来高等教育学科制度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完成本学科代表性著作——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要讨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问题，明了何谓高等教育学是首要的；而要明了何谓高等教育学，科学地构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则是第一位的。

就目前而言，根据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高等教育学是教育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不可能与教育学并列，平起平坐。因此，分析一下教育学的产生及其学科内涵对于认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存在很有必要。在大学的历史上，教育学是一个产生较早的学科，早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最初倒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教育学竟一时变成了主要科学，为其他科学之桂冠。因为在当时其他科学的提高相应较慢”^①。但遗憾的是，教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未能保住这顶“科学之桂冠”，相反却一直要为自己的学科与科学地位而进行不断的斗争与努力。究其原因就在于：教育学产生时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学科内涵的局限性及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其以后的发展中没有得到合理的清算。历史上，教育学产生的大的时代背景是为了适应当时国民教育运动过程中师范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教育学一产生便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普通教育学”^②，即其研究对象历史地被限定在了基础教育阶段，对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论述基本成为空白，高等教育更是长期不在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之内。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所指出的，“过去，教育学，按照这个字的词源学的含义，似乎仅限于对年青（轻）人



① 第斯多惠. 德国教师培养指南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66.

② 对“普通教育学”里的“普通”二字，有学者认为应该解释为“普遍的”、“一般的”。由此“普通教育学”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学”或“普遍的教育学”。但在汉语语境中，人们更倾向于或更习惯于将“普通”理解为“基础的”。按这种理解“普通教育学”就是“基础教育学”，就只是关于“基础教育”的教育学理论。这种理解也许并不符合德文中“普通”的原意，但却合乎教育学的学科实质。特此说明。

进行教学，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①。不过人们虽然已经认识到，教育学的概念过时了，但教育学被等同于普通教育学的现象却依然如故。这种情况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也多如此。“二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多，并超出了教育学的理论视野，高等教育研究只好另立门户。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学的历史局限性，早早地埋下了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因子”。可以设想，教育学如果在逻辑上是完备的，而普通教育学像普通心理学之于心理学和普通物理学之于物理学一样，那么其作为一门最基础的理论学科，高等教育学必然包括在教育学的理论视野之中，重新成立高等教育学就缺少理论上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实践中的必要性。

由于教育学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高等教育学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定下来，正像社会科学园地中其他许多学科的产生一样，即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楚地理解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含义，作为学科它却已经存在了。”^② 考察高等教育学产生的历史不难发现，其理论体系直接脱胎于普通教育学，从研究对象到学科内涵都相当一致。个中原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始人，潘懋元先生在他所著的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讲座》中已经言明。如潘先生所言：“对于高等院校教育工作者来说，学习普通教育学是否合适，是否有用？我认为有用，但不够。为什么说有用？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都是教育，有共性。它们最基本的原理、原则是一致的。……为什么说不够？因为高等教育有它自己的特殊性，高等学校有许多特殊的问题。对于这些特殊的问题，普通教育学或者没有谈到，或者是虽然有所论述，但内容与要求很不相同。”^③ 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因袭了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之间这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高等教育学才得以“草创”。因此，如果说教育学是中小学的教学之学，那么高等教育学就是高等学校的教学之学。如果说教育学是为了适应培养中小学教师培养的现实需要，那么，高等教育学的产生，至少在我国则是为了培训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现实需要。由于学科发展中路径依赖的不可避免性，在学科制度化方面，虽然二者相隔近二百年，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却惊人地走到了同一条路上。如果说教育学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由于受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 150.

② 张祥云. 论高校对教育范畴的突破及其认识意义 [J]. 上海高教研究, 1991 (2): 21.

③ 潘懋元. 高等教育学讲座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1.